看“六次产业”如何增值现代农业

中国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但究其文化传统及社会结构之根本，仍是以农耕文明为根基。伴随着新城镇化建设、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处理好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成为当前阶段的重要敏感问题之一。而发展六次产业的政策导向，为解决好协调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依据。

六次产业透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要求，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一村一品”，提升农业的生态价值、休闲价值和文化价值，着力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六次产业”。“六次产业”一跃而成为今年我国农业领域最受追捧的热词。

关于六次产业到底是什么、该如何推动发展，各种媒体各种会议进行了大量讨论。事实上，六次产业的内涵与形态，是在多种元素综合影响下，在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充实、凝聚的。而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六次产业的影响会发现，其背后的国家层面的战略意图值得深思。

六次产业的发展，必会触及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会直接面对其中积累下来的重重矛盾。2004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12个“一号文件”，旨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但受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各种资源进一步流向城市，农村的发展面临着衰退的威胁。恰逢此时，六次产业的启动发展，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思路和空间。

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六次产业强调要将增值利益更多地分配给农民。但事实上它并非一个单纯的农业产业战略，它的深入发展，将令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都受益。

“1+2+3”加法怎么做？

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产业链、价值链引入农业

在南昌县罗舍村养殖户张宏伟看来，一只鸭子出栏大约6.5斤，能卖到25—26元。

而在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公司生产线上，鸭肉制成卤鸭，鸭血提取血肽素，鸭骨制作超细骨泥……一只鸭子增值几倍，甚至十几倍。

南昌县是江西省传统农业大县，农业资源丰富。然而农业大县不是农业强县，龙头企业不大，农业产业链不长，农民增收速度不快。

南昌县委书记郭毅说，发展“六次产业”，推进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才能实现农业大县转型升级，让农民从“1+2+3”“1×2×3”中分享更多增值收益。

政策扶持。南昌县对农业企业分类管理，县财政安排1800万元资金扶持农业产业化，向龙头企业、加工流通环节、产业融合发展倾斜，引导上市企业、大型龙头企业投资现代农业。

煌上煌集团落户小蓝经济开发区后，让小鸭子长成大产业。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13个肉鸭合作社带动2500余养殖户，创造农业产值1.89亿元。集团总裁褚建庚说：“企业发展离不开政府扶持，离不开农户支持。目前集团建成30个肉鸭养殖基地，形成集生产、供应、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公司上市第一年市值达到388亿元。”

企业带动农户增收。养殖户王双喜说：“签了订单价格有保障，每斤鸭肉比市场价高2毛钱。”初步统计，煌上煌每年带动农民增收2800万元。

农业如何“接二连三”？

推动农业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南昌县推动农业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理念逐步引入农业。

莘茅是三江镇的特产，全国闻名。然而，莘茅贮藏时间只有2到3个月，如何尽快出手，一直是让当地农民头疼的事情。

90后小伙刘伟伟，乘着“互联网+”春风，通过网络为自家400亩莘茅找到销路。“到今年初，网上销售的马蹄有60多万斤，销售额120多万元，占马蹄总产量的40%。”刘伟伟说，政策引导下他成立了公司，只需一个手机软件、一组网络账号，便能赚到好价钱。

而广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则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关键还是要瞄准市场。”公司负责人刘建平介绍，人工挖掘莘茅，个头大能当水果拿到市场去卖，而小一些的、操作损伤的往往丢弃，这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公司通过深加工，将莘茅切丁、装罐，不仅最大化利用资源，还能从品牌中获得附加值。

大米、米粉、味蛋……在南昌县，像三江莘茅一样的农产品还有很多，全产业链不断延伸，土特产走上城市餐桌，正不断释放着倍增效益。

农业内部发生啥变化？

扶持社会化服务，发展品牌农业，推动农业转型

发展六次产业，农业内部也需要脱胎换骨。

第一个问题是分散生产如何对接产业化？

南昌县加大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泾口乡小莲村种粮大户陶成标自己耕种了1000多亩土地，同时，他还是标兴农技农机服务合作社负责人。合作社拥有各类农机160多台，每到农忙时节，合作社就外出“接单”。

“拿水稻插秧来说，一台高速插秧机一天就能完成50亩田，如果靠人工，得要60多个人。在‘双抢’季节，时间紧，人手不足，机械操作十分必要。”陶成标说。

他的机械不光能在田中驰骋，还可以直上云霄。他曾使用农用飞机撒农药，开创了当地“飞机种地”的先河。这些年，为了节约成本，他又看中了一种遥控小飞机。“有啥新式农机，我的合作社都会买一些，与时俱进为农户们提供更好的服务。”陶成标说。

陶成标并非个例。今年，幽兰镇正试点农技超市，邀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入驻，从插秧、撒药到收割，农业生产的全程服务都可供农民挑选，农活包干、职业代种等服务日益兴起。

第二个问题是咋打响农业品牌。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南昌县意识到品牌建设重要性。有关负责人说，南昌县目前农业品牌十余个，但真正有影响力的只有两三个，打造品牌的过程就是实现农产品增值的过程。

培育农民合作社。向塘镇剑霞村万金秀尝到了好处：“有了合作社打出的品牌，我们的瓜果非常抢手，一摘下来就卖光了！”

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以加工业标准化带动发展绿色农业。龙头企业昌碧米业集团，以“公司+农户+基地”模式，保证了大米生产标准化，主导产品“昌碧”大米被认定为A级绿色食品。

“公司+商标+农户”，带动成千上万农民增产增收。稻香园食品公司凭借“稻香园”商标，产品还远销北京、上海等市场，成为全省知名的豆豉生产企业。

“1×2×3”效应咋发挥？

向农业深度和广度进军，打造“六次产业”综合体

蓝天白云，碧水荡漾，塔城乡水岚州宛如动人画卷。坐落在这里的玉明生态科技魏家山庄，通过现代农业示范园辐射作用，带领当地农民朝着致富小康前行。

山庄负责人魏玉华说，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园区，用市场化办法经营园区，用现代化科技提升园区，深度融合一、二、三产，形成一条脉络清晰的产业链：山庄有1100亩水面，350亩无公害蔬果基地，200亩特种禽畜养殖基地。目前形成了生态农业区、葡萄园区、水产养殖区、特种养殖区（羊驼）、水上运动区、休闲娱乐和乡村旅游七大特色产业。魏玉华介绍：一产方面，公司依托“魏家山庄”商标，在城区设立了直销店，市民直接点单，可尝到从“田间”到“餐桌”的绿色农产品。二产方面，除农产品加工包装生产外，农庄饲养羊驼的羊肉用分隔机进行深加工，羊驼的血液用于生物科技公司产品研发。三产方面，开展休闲农业活动，有桑葚、葡萄、莲蓬等果品供采摘，还将围绕水岚洲打造“海岸线”风景，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提供去处。

魏玉华介绍，去年农庄的总收入300多万元。今年，羊驼出栏和种养规模扩大，预计收入在千万以上。多元化产业给当地农民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塔城乡湖陂村村民张惠良说：“原来种地收入不高，如今在农庄里种葡萄，我技术好，去年一年收入有10万多元。”

“周末带家人来这边不光可以吃农家菜，还有很多休闲娱乐活动，小孩玩的娱乐设施也有，可以算是南昌的后花园了。”家住南昌县梦里水乡的刘婕女士说。

玉明生态科技魏家山庄，可谓是“六次产业”综合体的新秀。而在南昌县，诸如国鸿生态园、黄马凤凰沟蚕桑茶研所等已为市民所熟悉。

按照规划，南昌县正努力建成一批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培育壮大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一批特色各异的“农家乐”经营体，六次产业将推动农业现代化跃上新台阶。

人讯

★案例

六次产业化下的乡村复兴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起步较早，我国起步较晚，然而在其发展早期，均存在重城市和工业、轻乡村和农业的问题，相应产生了城乡发展不协调带来的在相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也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议题。

使乡村成为富有价值的空间

“在国家和地区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普遍更为重视乡村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强调通过振兴乡村和农业来解决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社会矛盾以及城市发展的过密化问题。”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春说。

无独有偶，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已经对六次产业化之后的城乡关系作出了明确预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有六次产业政策，随着国家发展，乡村复兴都是必然的趋势。或者说，所谓六次产业，本就是乡村复兴这一国家地区发展规律和潮流的一部分。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乡村规划建设，普遍经历了从单一目标向多元目标综合推进的转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文化保护复兴、乡村产业振兴以及制度建设安排等。其中，改善乡村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是普遍的首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复兴，促进乡村成为富有价值的空间，实现乡村建设从被动的改造、功能提升到主动的、全面的特色塑造。”于春说。

据了解，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德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乡村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德国对村庄进行了更新，主要是支持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但由于这一阶段对村庄的公共补贴资金不少用于了街道扩建和建筑物拆除，造成了众多传统村落的历史肌理和遗存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状况，20世纪80年代，德国开展了“我们的乡村应更美丽”规划行动，以保持乡村特色和实现村庄自我更新为目标，对乡村形态和自然环境、聚落结构和建筑风格、村庄内部和外部交通等进行合理规划与建设。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德国的乡村更新规划更注重乡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更重视推动乡村居民的积极参与。

英国在二战后也同样开始了对乡村的保护与更新。英国制定了“乡村的发展与保护”政策，其中，“乡村中心居民点规划政策”对乡村地区更新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建设乡村中心居民点，推行紧凑型居民点规划模式，对选定为中心居民点的原乡村居民点实施填充式开发，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并改善乡村住宅。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法国面对传统乡村空洞化问题，颁布了振兴农业农村政策，开始在广大乡村地区建设新城来吸引人气，疏解大城市压力，同时带动周边乡村建设。结合一系列措施，使法国乡村社区重获生命力，乡村人口的数量不再呈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法国启动了“乡村整治规划”，进一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乡村设施，保护乡村空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欧洲农业担保基金(FEOGA)资助下，法国又针对发展较落后地区的乡村启动了乡村发展规划和设施优化规划，使乡村人口开始逐步回升。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法国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时，颁布了《空间规划和发展法》，设立“乡村复兴规划区”的区划类型，基于分区规划，推行以减税奖励为核心的新乡村复兴政策；2005年又颁布了《乡村开发法案》，对被规划为“优秀乡村中心”的市镇提供发展资助，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发展六次产业需保护乡村社会生态多样性

综览各国复兴乡村的历程，共同点在于都是着力于将乡村打造成富有价值的空间，彰显乡村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日本提出发展六次产业，其价值指向也在于乡村空间。

这些经验，对我国不无参考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乡村社会的体量远非以上诸国所能相比，其复杂性以及在国家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

乡村问题，在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之外更必须重视战略价值。

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社会危机的缓冲器。中国近现代史以来的多次危机，都在乡村空间得以释放压力。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农村能够基本做到自给自足。在现代化潮流下，我们不讲自给自足，但是讲多样性。乡村社会生态的多样性，保证了它的弹性和容错能力。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乡村的复兴，在发展第六产业、提升农村经济水平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保持其弹性和容错能力的必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社会生态多样性，变得僵化、单调化的乡村，只是另一种形态的贫民窟而已。

以此视角看，当下广受追捧的“淘宝村”业态，严格来说可能并无助于乡村复兴。它更多的其实是将农民改造为产业工人，将乡村改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车间，以单调的业态取代乡村原本丰富的社会生态；所有人的生计都吊在一个网络出口下面，全体乡村劳动力都依附于单一的网络销售渠道，它所构建的实际是一条十分脆弱的产业链。

如果说“一村一品”策略是发展六次产业、振兴农村经济的良好抓手，那么，“淘宝村”就是“一村一品”过度单一化、极端化之后的产物。用“乡村异化”来形容它的影响可能更为恰当。

王铁军

★思考

六次产业谁得益？

利益分配机制，是任何政策、任何产业、任何模式最根本的问题。

一种制度、一个产业、一种模式，就得追问：要深刻地理解一种制度、一个产业、一种模式，就得追问：它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什么？谁是它的受益者？

六次产业的制度设计倾向于农民利益

六次产业概念中，强调要将增值利益更多地分配给农民。农民的收益，主要依靠土地租金或入股、订单农业、合作社等途径获得。

目前，在国内某些地区的探索中，“合作社+公司+农户”模式比较盛行，一些专业合作社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开始由侧重单一的技术、贮运、购销等方面的服务，向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延伸，甚至自己兴办加工企业。在此模式下，农民既是合作社社员，又是企业股东，能有机会参与多次分红与返利。

另一种是股份合作模式，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产品生产与农产品加工销售由股份公司同意核算。农民既是企业的股东，又是企业的员工，既能参与股份分红，又能获得打工收入。

在这些模式中，农民的收益将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在农民、合作社、企业三者之间，企业是强势一方，往往主导着利益的分配。而有的合作社规模较小，组织带动能力非常有限，在协调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关系时也很难有平等话语权，双方很难形成对等的合作关系。这种客观上地位的不平等，可能会造成利益分配最终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如何更好地保障农民收益将是六次产业实践中不可小视的一个问题。

发展六次产业未必全然为了革新传统农业

如果跳出农业本身，六次产业的利益联结与分享机制，从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或可看见一幅不一样的画面。

在一般的理解中，国家大力倡导六次产业发展，是为了融合一二三产业，突破我国传统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实现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立论基础在于传统农业产业的不景气。

但在某些角度上看，农业其实并非不景气，而是因为中国的农业本来就基本不参与流动，这是由中国经济形态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认为，中国始终是实体经济国家，而连续20年的大规模投资，又使中国的实体经济增值。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是金字塔结构，实体经济占大头，金融股市等虚拟经济占小头，这是个超稳态的社会结构。

另一方面，农耕文化仍是这个社会的根基，广阔的农村、深厚的基层空间、庞大的农民和中产阶级队伍，同样构成了一个超稳态结构。

两个超稳态结构，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具有极其稳定的基础，不会轻易动摇。

“当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时，我国的依仗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超稳态结构，它确保了我们中国人的安全稳定。”温铁军认为，中国实体经济的特点，使得不能完全用西方的自由竞争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农业；中国维持实体经济、维持农业，靠的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六次产业宣扬市场和产业链概念，事实上与我国农业的状态并无必然联系。这一点，与很多人对六次产业的理解大相径庭。

发展六次产业，全社会从中获益

我们还注意到，国家提出要发展六次产业，是与加快城镇化步伐的战略齐头并进的。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

城镇化是中国目前的主要战略之一，但就目前来看，在推进过程中存在一些理解不到位、不准确的问题，导致出现了一些按照城市化思路推进城镇化的现象。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生态文明以资源环境和社会的综合性发展为内涵，即以多样性为内涵。要实现生态文明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就不能搞大城市化，而应该把投资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城镇，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城镇正好可以吸纳更多的中小企业，而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才能吸纳足够的就业。

王铁军

★借鉴

六次产业的六大关键词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我国农业的六次产业化，需要从政府到社会各方力量、多种要素的融合促进。

关键词一：新农人

相对于传统农业，六次产业是全新的业态，其对思维、理念、技术、流通等方面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传统农民的想象极限。

一种新业态，必然需要一群新人来支撑其起步、发展。或者反过来说，是一群拥有新思维、新理念，能运用新技术、创造新模式的人，从零开始慢慢构建出了一种新产业的基本形态。

我们将所有正以实际行动参与革新中国农业形态、增加中国农业价值、守护中国农业文化、提升中国农业地位的农业相关从业者，都宽泛地称为新农人。无论他们身份背景如何、原本从事何种行业职业，他们都是从这个时代中自发涌现出的新型农民，是推动传统农业升级进化的主力军。关注六次产业，必须关注新农人。

这两三年来，全国各地正纷纷涌现各种新农人联谊合作组织，他们热情高涨，身份认同感强，热衷于举办各种沙龙、论坛、考察、项目对接等主题活动。随着新农人人数的迅速扩大，这个群体在社会上已逐渐崭露头角、渐成声势。

关键词二：金融资本

中国农业要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完成蜕变并做大、升级到“大农业”，必须有资本的支持。地域经济带与产业集群由国家资本支持，企业突破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民间资本的支撑，新农人的情怀落地、创意实现需要风投或基金的青睐，农民合作社组织的构建与运转需要大笔资金作为燃油……农业相关的金融产业，这两年正飞速发展，农业金融、农业资本正在成为当下最热门的概念。

而外资与中资在我国农业相关产业中的竞争正在加剧。美国PIC、美国深蓝集团、美国艾格菲国际集团、荷兰TOPIGS、加拿大海波尔集团……纷纷在中国各地投资布点，抢占产业高地。

随着中国加入WTO后15年保护期渐近结束，发生在中国农业版图上的资本战争必将日趋激烈。在中国农业谋求一二三产融合、实现结构性调整升级的过程中，资本的背景将是很重要的潜在影响因素。

关键词三：龙头企业

一片区域中，六次产业的起步，往往需要一个强大核心的牵引和带动。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充分发挥四种生产经营主体的作用，包括：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其中，龙头企业是福射面最广、带动作用最直接的。

龙头企业由于在资源配置、生产组织、产品销售、衍生品筛选、利益分配等环节上的强势高效，能够克服自发市场调节的弊端，快速牵引起当地六次产业所需的各种要素进入有序运作，并快速凝聚形成六次产业的基本形态。但也由于它的强势，会使形成的六次产业业态失去多样性和内生活力，并拒绝农户的话语权，与六次产业的根本宗旨相冲突。

如何发挥好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并抑制其负面影响，是各地六次产业化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

关键词四：互联网+

这个概念最先由国家领导人提出，迅速成为当今时代最热词汇之一。它意味着，传统行业融合最新要素之后，会从结构到形态及价值观彻底发生裂变式的创新革命，摧枯拉朽地开拓出巨量全新的发展空间与维度，创造出无限新形式、新业态。

对于农业与互联网的结合方式，究竟应该是互联网+农业，还是农业+互联网，目前还有争论。但智慧农业、农业电商等新概念、新事物的突然流行，已经表明了大众的态度与认识，而农业电商甚至被不少人认为是“六次产业”的代表形态。

无论它会搅起多少泡沫，它都是时代和行业最大的主题之一。六次产业化，必然融入互联网。

关键词五：土地流转

农业最敏感的神经，就是土地；这根神经近年来受到的最大刺激，就是土地流转。

六次产业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土地；它在孕育成熟之前最大的胃口所向，就是土地流转。无论是生产经营活动规模化、集约化，还是技术升级应用，或是创造新模式新业态，都是以土地进入流转从而实现集中为前提条件。

农民最宝贵的财产，就是土地；他们近年来所遭遇的最大困惑与恐慌，就是土地流转。

全国各地正紧锣密鼓推进的土地确权工作，直接牵动着这个国家总人口中9.4亿人口的心。其间多少矛盾纠葛涌现，多少迷惘彷徨闪灭，多少担忧恐慌挥之不去，多少人将其视为命运的重大转折……“六次产业”这个词语的历史厚度，在此充分显现。

关键词六：多功能性

对于一般人来说，六次产业这个概念，面目不清、理解不易，对它的解释众说纷纭，不知其本质究竟为何。

其实，六次产业的精神核心有二，一是长产业链，二是农业的多功能性。

产业链条要长，才能容纳尽可能多的环节、尽可能多的岗位，才能创造尽可能多的利益分配机会，这很容易理解。

而应当注意的是，产业链在长的同时，还要强，不能一掐就断。为此，必须有足够的多样性来支撑。

六次产业的概念，强调要发扬农业的多种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在中国还要加上一个战略价值。这些价值外在表现出来，就是业态与功能上的多样性，也就是保持产业链稳固的多种支撑。

推进六次产业化，最易偏执的，是其带动经济的功能；最易遗忘的，就是生态功能和民族文化传承功能。

不同地域的农业，在地理、气候与人文环境间长期发展，往往已经演变出了其各自典型的文化，极其珍贵。同时，农业在民族心理上的烙印，如乡愁、清明、家园、宗族、祭祀……这些意象，更是这个社会的文化根基之一。

保护这种文化的纯真与多样性，就是保护农业的多种功能，也就是维护农业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弹性和缓冲空间，这也都是我国发展六次产业的题中之义。唯有这般山青水碧、可为归宿的六次产业，才是现代人真正的期待。 农经